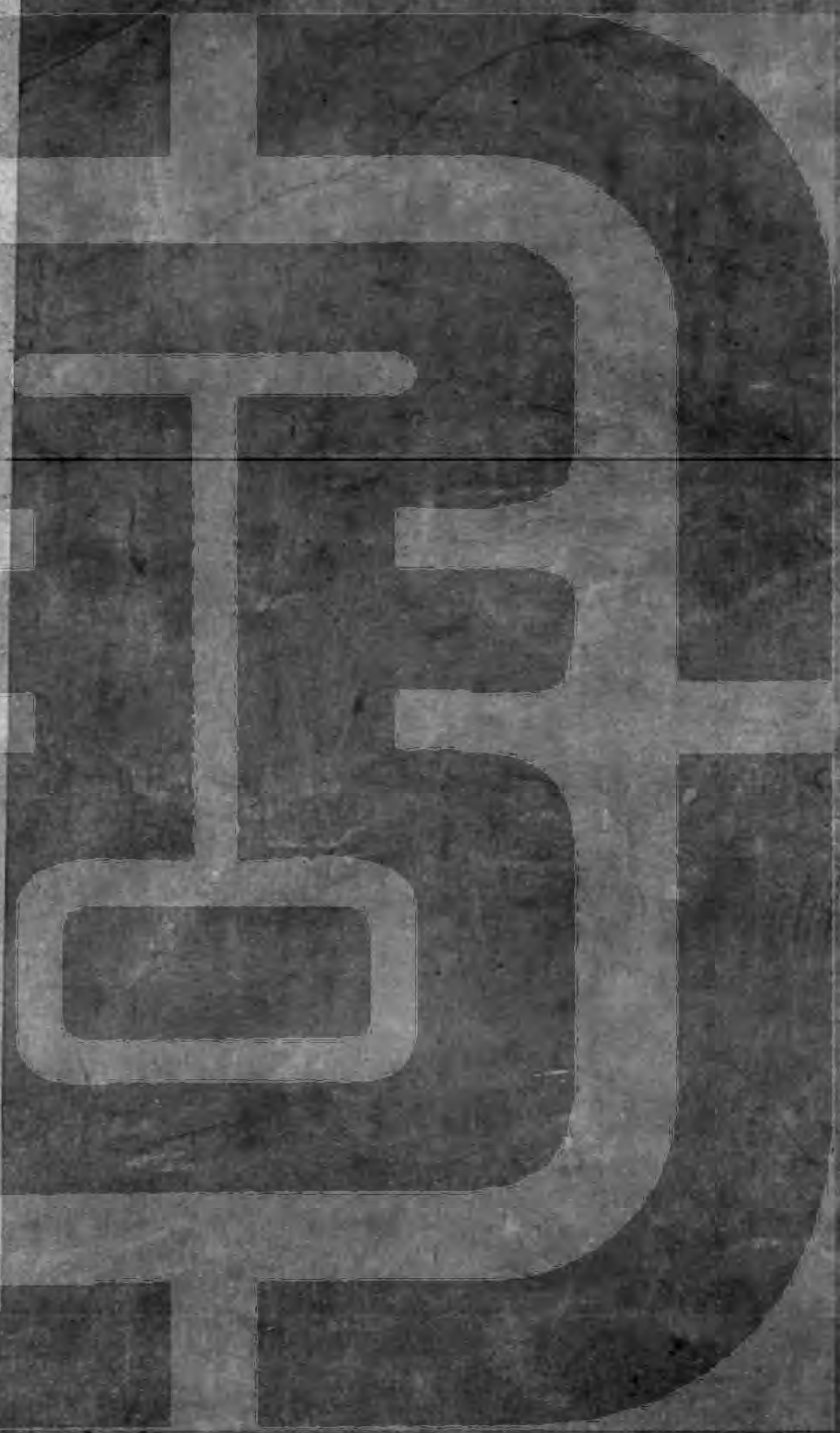


1945

天本齋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載記卷第六

通志

卷九十一

後燕

慕容垂

寶

盛

燕

高雲

慕容

乞伏國仁

乾歸

熾磐

慕容

元燕

馮跋

弘

馮系拂



後燕

慕容垂字道明，號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號甚寵之。常曰：「而謂諸弟曰：『此兒闇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雋故雋，不能平之以也。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虎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意。大將鄧恒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政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陔，外以慕容皝為名，內實篡而改之，尋以識記之，文乃

去，以垂為名焉。石虎之死也，起魏亂，垂謂雋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可矣。」雋以衆遭大喪，不許慕容根言於雋，曰：「王子之言，載一時不可失也。」雋乃從之，以垂為前鋒都督。雋既起，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之平也，原宜緩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雋從之。及雋僭稱尊號，封垂三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和，又為征南將軍，荆兗二州特宥聲于梁楚之南，再為司隸，偽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暉嗣為位，慕容

恪為太子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
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
兵三司請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石頭威名大振慕容
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
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
其至堅大愴郊迎執手禮之甚重以相王猛惡垂雄略
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以賓都侯食華陰之
五百戶一猛伐洛引全為參軍猛以令人說傳垂語於
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全信之乃奔暉猛表全叛

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
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
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
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入鄴
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
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連遭棲
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
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
規方圖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以成

爲山之功柰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
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
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
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
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
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
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
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旣蕩
覆三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

恩而忘杜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
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
令北還更待其釁旣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
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
此爲執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
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
之敗迹棄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
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于將之柄

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
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
為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萬分未一
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援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
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
子不怙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
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譙擣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
擣蒲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廬於是三擣
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池池垂請至郵

辰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世
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下為人用頃以
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千城未可以滿其志冠軍
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
遇風塵之會必有陵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
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眾二千送垂又
遣石越成鄴張蚝成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
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
斌聚眾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

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為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
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
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不許之配垂
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臣騎一千為垂之副不戒飛
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
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
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不弗許乃潛服而入亭
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
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

更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去兵疲可襲而取之矣
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
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
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必為
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天
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
兵召募遠近衆至二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
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
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程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

王曰公孫龍以爲其子孫將王江河一海

將公孫龍農一侯也

大子也

侯也

大子也

規也

先也

不也

復家國之業與秦

爲鄰好何故聞於機運不以鄰

也大義也

飲窮也

實重曰將軍

豈有分乎

一見託將軍

王之重豈甚

王師小取

人不能支

天所廢

長樂... 將軍... 高... 殺... 也... 表於符... 朝陛下... 神... 萬計斯誠陛下神... 將飲馬桂洲懸旌陶會不... 軍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 王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 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 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 給弊卒二千盡無兵仗復... 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 李廣失利之怨懼有青... 亂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

冲送死一擬雲消廻討... 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 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 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 受制長樂然不外矣衆心... 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 給弊卒二千盡無兵仗復... 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 李廣失利之怨懼有青... 亂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

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
託言如不遂令終泣望西
京揮涕即邁軍以石門所
雲赴雖後周武之會於孟
澤漢祖之集於瑛下不期
衆言有甚焉欲令長樂公
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不
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
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
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
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墮
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
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
者臣國舊都應即惠及然後
西向受制永守東藩一成
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
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
以天時人事而不察機

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終
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
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
未簡神聽輒遣兵止銳不敢
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當
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
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
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
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
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立
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
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
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
爵卿以郡侯庶弘濟世難
標柳惠倏爲濟水莫不懷
有漸朝士卿既不容於本

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責任同舊
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貪權實保之
借老豈意畜水覆舟養虎成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
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晉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
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豈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
也念卿垂老老而為賊生一叛臣死為逆鬼侏張幽顯
布毒存亡中原一女何痛一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
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一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
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一攻拔鄴郭不固守中城垂

塹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一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
擁漳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為尚書令
垂訪之群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屬色曰馬能千里不免
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一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
弟封王自驩堯已來未有此福一忍覆易忘止一有斯求
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一忍一之令曰翟王之
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一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
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一遣一零決防潰水事洩垂
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一鄴引兵向鄴欲與不

爲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一慕容隆擊破之真自
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爲真所敗
真遂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符丕窮寇必守死不降丁
零叛擾乃我腹心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
謝秦王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
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黃河破之垂謂其范陽王
德曰符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師規固鄴都不可置
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
農率衆數萬迎之群僚聞慕容農爲符堅所殺勸垂僭

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
衆救符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
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
績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
符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言馬鮮于乞
殺真盡誅翟氏自稱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
爲王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
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爲高句驪所敗遼東玄菟遂沒建
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

勅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
違命距戰爲巖所敗巖乘勝入剽掠千餘戶而去所過
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
悉坑其衆符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慕容農攻尅令支斬
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後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
定都中山郡僚勸即尊號具典儀脩郊燎之禮垂從之
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
繕宗廟社稷立寶爲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
史段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爲吏部尚書慕容德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吉子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爲衛
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遷黜
后段氏以蘭氏配饗禮士劉詳董謚議以堯母妃位第
三不以貴陵姜嬀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垂不從遣
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
等攻符堅冀州牧符定璽東符紹幽州牧符謨鎮北符
亮楷與定等命以高福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守中
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璽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
趙人咸曰太原王之子璽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

請降垂至黎陽遠肉袒謝罪甚厚撫之為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為皇后又以寶領侍中六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時慕容暉及諸宗室為符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眾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為隔城其尚書婁會上疏請以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制垂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

擊走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為吾今為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木不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驍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逐士眾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眾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二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十餘口于黎陽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

以慕容永未有豐運歲無收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
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英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
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
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瓚心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永
遣其將刁雲慕容鐘率二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
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
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
自天井關至于壺壁永率精卒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
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爲二翼慕容國

伏千兵于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僞退永追奔數里國
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
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剋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賈
韜等潛爲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
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
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
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南攻廩丘陽城
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
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

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
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
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
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
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
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爲虛縱騎游獵俄
而黃霧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
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
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爲大凶固勸寶還

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
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
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
山開道次于獵領遣寶與晨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
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
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
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
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
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歸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

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
為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
上谷之姐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
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
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疆寇伺隙祕勿發喪
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偽謚成武皇帝廟號
世祖墓曰宣平陵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
已苻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冬堅淮肥之役以寶為

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學工談論言為之
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世亦
以為克保家業其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僑位大赦境內
改元為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為太師左光祿大夫
改宗為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違垂遺令夜閉戶口罷
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為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
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甚盛而九焉初垂以寶家嗣未
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多材藝有雄略垂深奇之
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寶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

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驤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
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僚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
會為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
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耻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
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
等咸悉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段氏為皇
后策為皇太子盛會進爵為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
貌而蠢弱不慧魏伐并州驍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
陽司馬慕輿嵩閉門距之會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

滹川為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引群臣于
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彊盛千里轉鬪乘勝而
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
距之中書令眭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齎糧不
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
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
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
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彊寇且動眾心示之以弱阻關擊
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

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為持久之
備魏攻中山不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
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內難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
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柏津魏軍追至新梁寶憚魏師之
銳乃遣征北隆夜襲魏軍敗績而還魏軍方孰而至擊
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
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六軍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
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去袍袂戎器
月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

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
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將
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弑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出
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
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
平于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會軍
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薊
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騎
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

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
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
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
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
死感王恩澤皆勇氣自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
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
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
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
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已去
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
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
爲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內
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
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隱忍
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會
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害
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會
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黃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

十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
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能
傷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
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
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
逃散單馬奔還中山入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詳僭
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淫奢殺戮無度誅其王公
以下五百餘人内外雷爲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餓
死者數十人麟率下露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

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
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
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兵疲師
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
慕容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
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
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龍
城以慕容興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
步騎二萬次于乙連長上段建骨宋赤眉因衆軍之憚

後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仍
討單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寶農
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爲蘭
汗所誘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
慕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下薊
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
累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
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興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
容盛結豪桀于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衆皆響
會剋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
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
寶入于外邸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年
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
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偽謚寶惠愍皇帝廟
號列宗號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
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
人鬼通于晉取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鬼然而垂以
二二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遠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略符堅誅慕容
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
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上智不先衆才
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
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
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
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
與柔及弟會開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
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

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
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
而遣之歲餘永誅雋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旣至垂問
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
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
父全之風烈寶即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
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賴
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旣如
龍城盛留在後寶爲闐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

固諫以為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
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
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
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竒汗之
外孫也汗亦宥之竒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竒起兵于
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竒提驕假淫荒事汗無禮盛
因間之於汗曰竒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
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
尼慕率衆討竒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替

汗襲敗慕容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
容盛我之仇也竒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
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
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
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為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
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
如廁袒而踰牆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
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遣李
旱張真襲誅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咸悅盛謙揖自卑不

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平諸王
降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竒聚衆于建安將討蘭
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竒竒擊滅之進屯乙連
盛旣誅汗命竒罷兵竒遂與丁零巖生烏丸王龍之阻兵
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竒而還
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即尊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
伯考獻莊太子全爲獻莊皇帝尊寶后段氏爲皇太后全
妃丁氏爲獻莊皇后謚太子策爲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
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
年爲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自決之無撻捶之罰而獄

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綠首集于
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爲白雀園盛好爲竒
詭之論嘗聽詩歌周公之事顧謂群臣曰周公輔成王
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經傳歌
德於管弦不如吾太宰桓王輔少主勲道之茂乃命中
書更爲燕頌桓王慕容恪也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
璆秘書監郎敷于東堂論難言周公權詐未爲忠聖伊
尹挾智藏仁成君之惡辭語不經故略之遼西太守李

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阜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阜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阜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阜候知之襲剋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追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阜還也群臣莫知其故阜既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阜還者正為此耳朗新為叛逆必忌官

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李阜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勅曰阜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執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異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其節阜以刑餘之體効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天子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

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阜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阜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阜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阜候知之襲剋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追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阜還也群臣莫知其故阜既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阜還者正為此耳朗新為叛逆必忌官

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李阜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勅曰阜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執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異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其節阜以刑餘之體効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天子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

此為... 無親所以... 是學...

子遠... 封... 速...

被... 侍... 之...

本... 義盛... 即...

將軍尚書左僕射... 中領...

日叔... 英壯...

其... 以國...

而... 意在於...

遂... 勳... 國...

熙... 機... 無...

朝... 子... 四...

年... 皇... 置...

初... 所... 及... 幸...

訓... 尚... 信... 謀... 廢... 熙... 朝... 之... 天... 及... 是... 丁...

白... 禮... 誅... 丁... 信... 熙... 符... 子... 之... 原... 至... 於... 一... 而... 之... 可...

誅... 見... 州... 郡... 及... 單... 于... 之... 部... 香... 之... 東... 戶... 之... 以... 在...

平... 龍騰... 廣袤... 餘里... 獲獲... 一... 內... 但... 卷... 一...
... 龍騰... 廣袤... 餘里... 獲獲... 一... 內... 但... 卷... 一...
... 龍騰... 廣袤... 餘里... 獲獲... 一... 內... 但... 卷... 一...
... 龍騰... 廣袤... 餘里... 獲獲... 一... 內... 但... 卷... 一...
... 龍騰... 廣袤... 餘里... 獲獲... 一... 內... 但... 卷... 一...
... 龍騰... 廣袤... 餘里... 獲獲... 一... 內... 但... 卷... 一...
... 龍騰... 廣袤... 餘里... 獲獲... 一... 內... 但... 卷... 一...
... 龍騰... 廣袤... 餘里... 獲獲... 一... 內... 但... 卷... 一...
... 龍騰... 廣袤... 餘里... 獲獲... 一... 內... 但... 卷... 一...
... 龍騰... 廣袤... 餘里... 獲獲... 一... 內... 但... 卷... 一...

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温稱能療之未幾而卒
忿其妾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温而焚之其后好游田
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
為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
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為衝車地道以
遼東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
先登於是城內... 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
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苻氏
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輜重輕襲高句

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剋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爲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爲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爲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躡躑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絕

久而乃蘇大斂旣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僚於宮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群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襜褕中有弊纊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藏下邳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書尚書八座之象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其右僕射韋瑒等並懼爲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

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符氏喪轎車高大毀北門
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
將軍馮跋左衛將軍馮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
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一人結盟推慕容雲為主跋
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
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
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
人所執雲得而殺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一
在位六年雲葬之于符氏墓偽謚昭文皇帝垂以孝

帝太元九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
二年歲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香頭小兒來滅燕藁
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艸俱盡而成高字雲父
名按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孝也熙竟為雲所滅如謠言

高

高雲字子兩寶之養子也祖父和高句驪之支庶自云
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沉深有局量厚重希
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為太
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

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符氏也馮跋詣雲
言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
還之曰慕容世衰河間雲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
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
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
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夕廢絕世務卿今興建
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爲身也實准否德不足以
濟元元故耳跋等彊之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
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
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
差熙之群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太
子越騎校尉慕容輿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
挑仁懷劔執紙而入稱言所啓按劔擊雲雲以几距班
挑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僞謚惠懿皇帝雲
自以無功德而爲身祭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
爲腹心離班挑仁等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
月至數千萬六

時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西秦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焉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眾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于紇于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

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秦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眾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眾，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眾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溼立。祁溼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眾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溼為師，傳委以國政。斯引烏溼為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為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為率義將。

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傳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
遷于麥田無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
爲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
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劔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
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
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
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
隴右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
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

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領步
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
頽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
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
疆宇旣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
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
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
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
衆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

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
先達耻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
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
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
將乙旃音塗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
輔武群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
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滄川甘松匡
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衆
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

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
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
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
侯悌率衆三萬餘之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苻登遣
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
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二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
等三部于六泉高平鮮卑沒弈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
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二千獲馬五千匹沒弈
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

泉侯裕苟建寧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
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
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
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
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
仁死在位四年偽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
群臣咸以國仁子公府冲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為大
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初立
其妻邊氏為王后以出連乞都為丞相鎮南將軍南梁
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金
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城
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敷侯年二部各擁
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為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
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巨
留騎叱豆渾及南立鹿結并侍官曷呼如盧水尉地拔
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
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

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
將沒弈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
歸乃與沒弈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
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爲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
屯青岸寶進追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
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
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
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爲姚
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

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
翟瑄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還師氏王楊定
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虜聚衆窮
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
我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
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詰歸引衆而退翟
瑄奮劍責軻殫等以不赴救之罪軻殫懼率騎赴之益
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
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內殊死已

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秘宜為右僕射翟瑄為吏部尚書翟勅為主客尚書杜宣為兵部尚書王松壽為民部尚書樊謙為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為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死也天水羌乳襲據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討之益州徂於累勝不為備為乳所敗諸將請罪乾歸引過歸已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殺氐勸乾歸遣愛子以退光師乾歸從之乃稱藩於光遣子勃勃為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度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懾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為前鋒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

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旣阻力不周接敗
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
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
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鷓武允吾三
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
瑒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羆
遁堡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鮮異
疊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南景門崩
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

南安峽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
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勅敵乘機藉筭
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
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隙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
一舉卿等戮力勉之若梟翦虺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
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一軍二萬遷于柏陽鎮軍羅
敷將外軍四萬遷于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
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興追騎所逼入
于外軍旦而交戰爲興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

與諸豪帥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
孤遣弟傳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
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
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
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脣齒之援方乃忘義
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力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
之若其俱去必為追騎所以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為公
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西
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

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苑
川盡以部衆配之乾歸既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
壽為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為偏禪元興元年熾
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
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
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
堡並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
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既而苑川地震裂
生毛狐雉八千寢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為西州

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署主客尚書以熾磐為建武將軍
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
諸部二萬七千築城于崆峒山以據之熾磐攻剋袍罕
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
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袍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
遷于度堅山群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
乃從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
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論薄地延師次煩于
地延率衆出降署為尚書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

无昌何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為東金
城太守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
徙二萬五千戶於苑川袍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為
邊害遣使署乾歸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
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
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次子
中軍審虔率騎一萬伐秃髮傳檀師濟河敗傳檀太子
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龍
于伯陽暹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

尸于譚郊乾歸率步騎二萬征西元彭利髮于拖罕師
次于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
于清水斬之乾歸入拖罕收羌戶一萬三十一月率騎二
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于于赤水大破降之乾歸敗于
五谿有裒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弒并
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
達陽武木奔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崦崦南山并
其四子輟之於譚郊葬乾歸于拖罕僞謚武元王在位

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必斷權略過人初
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亞逃
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
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
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
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
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六年熾磐襲爲位大
赦改元曰永康署程勳爲相國麴景爲御史大夫段暉
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樊謙爲司直罷尚書令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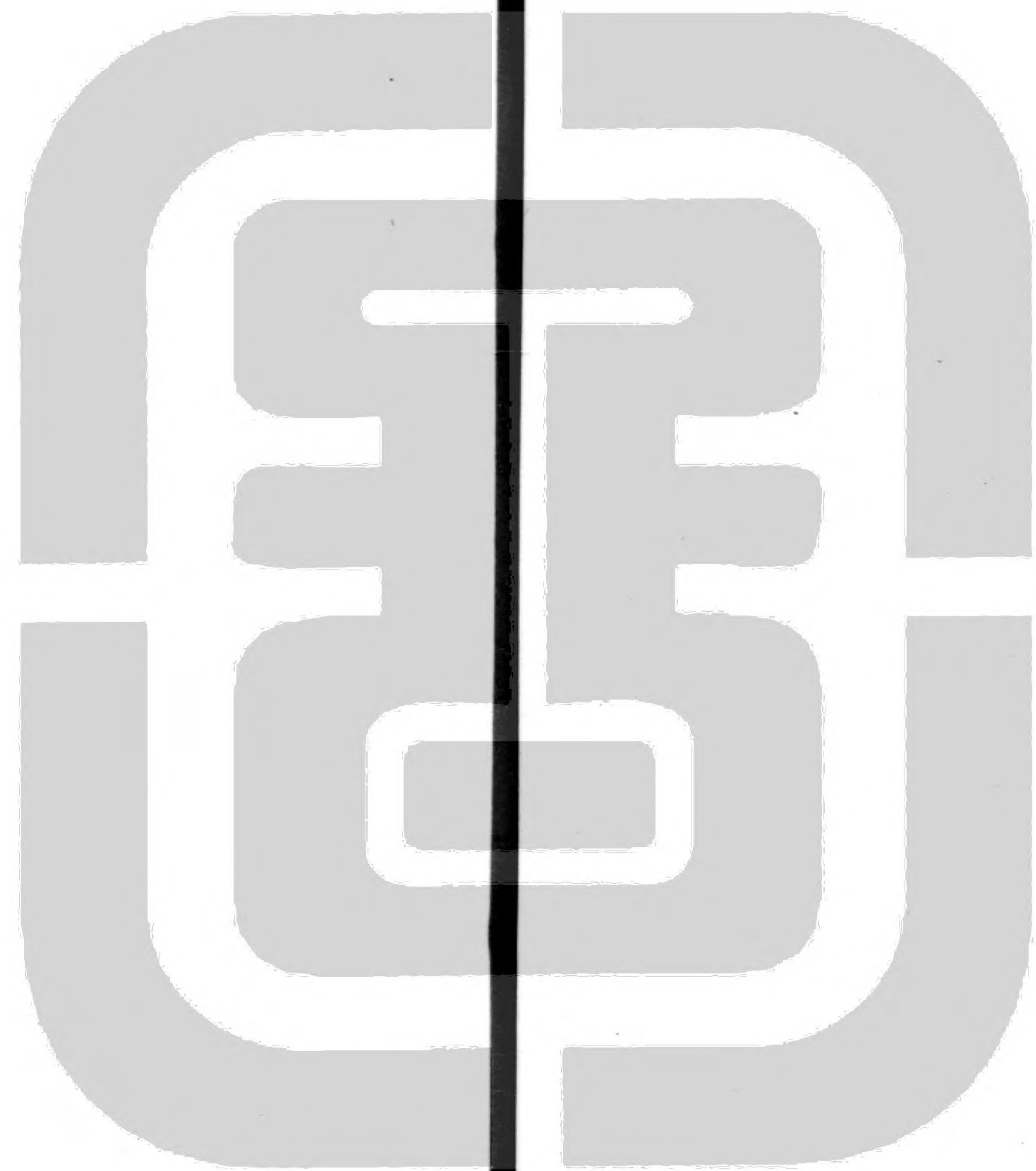
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
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
壽討吐谷渾樹洛于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
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
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
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
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
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
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輿人戮力勉之

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
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
谷渾別統句旁于洹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
將討吐谷渾別統又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
之前後俘獲男女一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于
南山熾磐以爲已山大悅謂群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
王業成矣於是繕丁整兵以待四方之際聞禿髮儁傳檀
西征乙弗投劍而曰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
禿髮武臺憑城距生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論

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捷度率騎五千追傳檀徙武臺
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袍罕傳檀遂降署為驃騎
大將軍左南公隨傳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兼傳
檀兵疆地廣置百官以其妻禿髮氏為王后十一年熾
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達
為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
壽等討南羌彌姐康世于赤水降之熾磐攻澠川師
次沓中沮渠蒙遜率眾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
遣曇達與其將出連度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

引歸遣使聘于熾磐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
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
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六利破黃石大羌二戎徙五千餘
戶于袍罕令其安東王奔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
于于塞上破其弟阿些於堯杆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
洛于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
豕白蹄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奔于西討黠虜
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
以曇達為左丞相其子元左為右丞相麴景為尚書令崔紹

爲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乙弗鮮卑
烏地延率戶一萬降於熾磐署爲建義將軍地延尋死
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
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
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爲邊患稅其部中戎馬
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
戶五千入居西平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
艾叔父雋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
何爲從涼主西遷也咸以爲然相率逐艾推雋爲主遣



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爲將軍
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
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
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
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
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万泥及諸少年游于水
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万泥曰頗有見不萬泥
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
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熙怒及即僞位密欲誅跋兄

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
獨行猛虎常為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
曰熙今昏虐兼忘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
當及時而起立王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万
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
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為主雲署
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跋讌群僚忽有血流其左
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

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并洪光門以觀變帳下
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於是
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眾推跋為主
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恆志於靖亂埽清凶桀皆公
勲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
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
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群臣
固請乃許之於是以晉義熙五年乃僭稱天三十昌黎
而不徙舊號即國曰燕赦其境內建元曰太平公遣使

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
皇帝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
署弟素弗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為侍中征
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万泥為驃騎大將
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為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為
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
公郭生為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
陳為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為鎮南大
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為吏部尚書廣宗公王

為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
差尋而万泥抗表請代跋不可仍加開府儀同三司明
年跋以禮葬高雲及其妻子立雲廟于葦町置園邑二
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万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太
功謂當入為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
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召万泥曰乳陳有至謀願
與叔父圖之万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
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喻万泥万泥欲降乳陳
按劔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公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克

期出戰是夜乳陳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
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
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
公跋下書悉除前朝苛政令守宰無得侵害百姓蘭臺
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
貨至巨萬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爲方略令旣而失
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
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
吾不明所置弗勤宜以諸朝市以正刑憲但大業

事論未叙弗勤拔自寒微未有九石子之志其特原之
訓工人汗辱朝士可東市者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賊路
絕蝮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爲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
跋許之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蝮蠕庫
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虞
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振
穀萬石有差孝廉之由國門和順者皆裝顯之昌黎郝越
營丘張買成爲一守德何無以賢良皆權叙之遣其
太常丞劉豐送死者五日亡于長谷爲祖父園邑以

其太子東領六軍守置四輔以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
下書省徭薄賦慎農者戮之乃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遠
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
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河間人褚匡請迎
跋舊邦宗族跋許之署匡激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褒
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崇自長樂率五十餘戶來參
署買爲衛尉封城陽伯睹爲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奚
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督人植桑詔及禁境
內厚葬申勅有司令奉行之魏使耿貳至其國跋怒其
不稱臣留貳不遣是時并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護
里有大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
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爲大禍將勃亂失
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室邈邈具瞻諸弟並封列侯
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也願公戒滿盈之失脩尚
恭儉則妖怪可消求享元一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
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皆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
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也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
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

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以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悅之色跋怒醜之尋而奪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為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為博士郎中簡二千五百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立句驪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為左僕射常山公蜈蠕斛斤為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為昭儀時

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糾

上書請還塞北跋遣單于

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

跋憚遠至黑山殺斛律而還

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

海來聘跋乃使其書郎李

扶報之蜈蠕大但遣使獻

馬三千匹羊萬口義熙十二

年和龍城有赤氣蔽天自

兵氣勳跋還魏使奉職貢

跋不從魏明元詔征東大將

軍長孫道生討之跋嬰城

守道生不剋而還跋境地

震山崩洪光門鶴雀折又

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曰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
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昭昭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
者賜以帛穀有差跋立十二年而宋氏受禪元嘉七年
跋有疾跋長子永前死立次子翼為太子至是跋輦而
臨軒命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跋妾宋夫人規
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
乎翼性仁弱遂還東一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絕內外
遣閤寺傳問而已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唯中
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營禁衛禁衛思宋夫人遂成其謀乃

言於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
不戰而散采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踰閤而入射殺女
御數人跋驚遽而死弘遂即偽天王位太子翼帥東宮
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遂殺翼及跋諸子百餘人跋
在位二十二年弘立為謚文成皇帝廟號太祖墓曰長
谷陵

弘字文通跋之少弟也跋立授侍中征西大將軍尚書
右僕射汲郡公遷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領中領軍
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既殺翼自立乃與宋氏

通和明年改年六興立其夫人慕容氏爲王后元嘉九年秋魏太武親討之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魏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弘嬰城固守八月弘使數萬人出戰魏擊破之攻羌胡固帶方建德冀陽郡皆拔之九月太武引兵西還徙成周營丘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三三萬家於幽州弘尚書郭淵勸弘送款獻女於魏乞爲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嬰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於適初弘元妻王氏生子崇封長樂公崇於兄弟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爲后而王氏不得立至是復立慕容氏子王仁爲太子黜崇使鎮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以樂陵公邈相與亡奔遼西說崇降魏會魏主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如魏請舉郡降魏主封崇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遼西十郡奉制假授文官尚書武官無虜已下弘聞之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魏主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九城降魏徙其人三千餘家而還十一年弘遣其尚書高顯稱藩請罪于魏乞以李文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諫弘弘大怒殺之復

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文帝封弘為燕王 南謂之黃
龍國魏主又詔樂平王丕等討弘弘日就蹙削主下危
懼太常楊嶠復勸弘速遣王仁入侍弘不聽乃密遣其
臣陽伊來迎於高麗十三年魏遣平東將軍娥清安西
將軍古弼討弘攻白狼城克之高麗王璉遣將葛骨盧
等率衆數萬隨陽伊迎弘弘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
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勸兵攻弘弘引高
麗兵入與生戰殺之高麗兵因大掠城中夏五月弘帥
龍城見戶東徙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里焚宮殿火一旬

不滅弘之出城也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
拔刀止之故弘得逸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
至平城皆黜為門卒先是弘國有狼夜繞城群嗥如是
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闐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
銜馬矢迭相齧尾而度宿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
尺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尺二寸其妖異如此弘至
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
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荅讓之高麗乃黜之於平郭尋徙
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

人質任其太子王仁弘怨忿之遣使求迎于宋十五年
魏主徵弘於高麗高麗乃殺弘於北豐并其子孫十餘
人偽弘曰燕昭成皇帝始跋以晉安帝義熙五年僭號
至弘三世凡二十有八載而滅弘子朗邈邈子熙在魏
外戚傳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群
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
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為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
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

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
命曰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
藻始奇之曰吾遠來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
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為侍御郎小帳下督
跋之偽業素弗所建也及為宰輔諫虛恭慎非禮不動
雖所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脩已率
下百僚憚之初為京尹及鎮營立百姓歌之嘗謂韓業
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
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

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何在平哲曰皆
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為左常侍論者歸其
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慟比葬七臨之

載記卷第六

通志一百九十

載記卷第七

通志一百九十一

南涼

禿髮烏孤

傳檀

南燕

慕容德

慕容鍾

北涼

沮渠蒙遜

載記

卷之四